

# 民國學院院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刊行

第三十二年度  
第二十六期  
民國學院出版編輯  
每星期五出版

## 佈告

### 佈告 第 號

查本院新修科一班同學，業經畢業。至本年暑假已屆修滿四學期。准予畢業。舉行畢業試驗。在定自本月二十四日起。舉行考試。除由註冊課編列考試科目時間表。及另行公布外。特此佈告。一體週知。此佈。

## 註冊課通告

查新開專修科畢業試驗。定自本月二十四日起。舉行。除公布在案。及特編定考試科目時間表。公布如後。望該班

### 學生選課為要特此通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新聞專修科畢業試驗科目時間表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 二十四日上午八、三〇—一〇、二〇
- （選修學科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 （選修學科下午一、三〇—一三、二〇）
- （實習指導二十五日上午八、三〇—一〇、二〇）
- （廣告學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 （新聞文藝二十六日上午八、三〇—一〇、二〇）
- （出版關係法規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 （特殊採訪學二十七日上午八、三〇—一〇、二〇）
- （報章管理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 （報館圖書館學）



## 自剖

(一)

而今胸只殘餘了一縷兒命靈！  
在我天真的幼年，我愛慕那抱膝感頌仰天長嘯的歌者。我仰那披髮跣足徘徊夜吟的詩人。並且

曾親自高舉右臂，對天發願：我，一從今後要向瓦礫堆裏尋覓明珠，要在荆棘叢中培植玫瑰，要在深淵地，對着人世，打個心扉，噴吐幽香；——讓這血淋淋地現實的鋼鐵中撞出，我捨失了內心的靈以和價值，學會了鐵的冷靜；用神秘的微笑，俯瞰這大千世界，從此再不替為甚麼頹果枝頭滿綴着斷腸；從此再不怪為甚麼魔爪都塗了花紋。含着熱淚，收回轉付于世人的同情，把他緊壓在心之深處；從此再不敢對一切存什麼希望！而今胸，只殘餘了一縷兒命靈；就是在死的前刻，吻一吻那潔無邪的兒童的笑靨，和那痲病思者的老人的低聲！

(二)

是的，我是這樣地認識人間！  
我想：一個長一滿七尺，壽不過百步的人，比之於廣大無限，蒼茫無際的宇宙，實在太微乎其微了。而且又愚蠢得可憐；試看自生民來，幾千百個哲人智者，講多少原則定律，說說說，何曾開明了

世間萬般色相之謎向毫末！

我認爲：真偽，美醜，善惡，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其說不一，我根本懷疑人類知識可靠的程度。試想生理構造，社會環境，任何二人之間都有相當差異，怎樣會產生絕對同一的經驗和意識！

我覺得，如果世間真的還有善惡可說，那人性固然是有惡的傾向的，請看，爲了坐臥的舒服，便不惜把和自己同是生物的樹木砍作床架，爲着飲食的痛快，便不惜把和自己同是哺乳類的牛羊烹爲羹菜爲着衣食住行及其他物欲享受的優越，爲着求聲榮心滿意足，便不惜對和自己同樣的人，屈卑，諂媚欺騙，榨壓，殘殺；無所不用其極！並且誰都有他自己的哲學，說他自己的行爲是對的！是一大造一錯了！他不該生了一這樣的「人類」，而又沒有爲他們安排下俯拾即是，萬世不盡的足以滿足他們各種需要的一切。

我看來，生命的本身便是痛苦，而且只是痛苦。這難道不是真的

麼。最初某一個生命之所以能感生成就在偶然，絕非他自己能不絲毫的自主。並且從離開母體，呱呱墜地的一刹那起，便被定爲將來社會之一員；從此開始跋涉的旅行，而一天一天走進那萬人同歸的墳墓。

我主張：社會是應當合理地滿足於大多數人的自然需要的。但是爲着達到這種目的，置其間的各個分子，有相當節斷自己的慾望的必要。因此我敬重一個人，是依照他自動的降低物質享受，摒棄虛華的程度。我自己也帶着這以輕犯罪的身子，努力走近這理想的目标。並且，彷彿意識到現社會的變革是必然也是必要的；爲的促成那新社會的實現，更應當以改造自身爲基礎工作，而必須養成的品性是其擊，慷慨，冷靜和堅毅。

總之，我的對於人生的態度：既然被生而爲人了，於未死之前，便不能不在自然慾望的鞭策下負荷着生活的重擔前進。而減少人世間醜惡悲慘的活劇，必須在矛盾

中求調和，在衝突中求均衡。我以如此期望別人，也以此督促自己。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于民大宿舍

### 烏托邦

Thomas more 原 著

(續) 楊獻雲譯  
除非是供給青年騎射玩耍，他們覺得馬耕種的效力，遠遜於牛，因牛既能吃苦耐勞，價値亦低。

他們種植穀類，以做麵包，他們對於每個城市，所需穀類牲畜量數，都有一個精密的估計，他們努力把他們生產量，超過估計的數目，因爲他們要以剩餘的部份，調濟鄰人的缺乏。國家如有所需，皆取之各城，不索代價，概爲那從長官之命令，而盡人民之義務的意思。城裏每月有一個紀念日，他們都去參加；

當收穫季到了的時候，莊及家長呈報官長，長官酌派人伏裏收割，每逢一場之收割的工作，皆

用指日說事。

一灣蜿蜒二十四里，泉流，築着一個美麗而威儀的小山，緩緩的流動，和着音樂的節奏，播散給人間快樂，溫和的氣息，阿瑪特城就依傍這個小山，那裏是全國的首都，政治的中心；有議會在這裏決定國是，然後將決議案施行到全國去。這是怎樣一個美麗，莊嚴的國都呀！

城牆是用厚塊的平石，建築起來的，城上有堡壘，砲塔，下面有護河，但只一面有清澈可愛的碧水，其餘三面都乾而且深，蔥葦的長着一些荆棘，和荻樹，城內房舍的建築，異常輝煌富麗，一切設備都巧奪天工，這樣的房屋，綿延在一條寬度二十尺的大街的兩旁，每所宅院都有兩重門，一臨大街，一新花園，(這花園的面積，和大街完全一般的。長短寬狹)門窗的裝飾都非常巧妙，門戶有兩扇合葉，敞閉的時候，祇用手扳一觸，就可自由的開閉，每個宅院，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因爲那並不是任何人

的私產，每十年要換一次主人呢。

花園裏有葡萄藤，各種水菓都有，木本植物，和花卉，點綴着很可愛的景色，他們用極好的管理法來經營，所以園內土地肥沃，菜蔬優美，他們對於園藝精益求精，都奮發精神，想在博覽會中爭得榮譽呢。

他們的編年史記載着一千七百六十年中的勞作工績，他們初獲該島之時，是他們有史之初期時代，記載着他們最初的房屋是怎樣的狹隘，就後游牧時代，貧苦牧羊人的草房；那是用極粗糙的木料建造，用泥土堆起牆來，然後用茅草蓋上一個尖的頂子，但是現在的房子是怎樣的精巧呀！用白雲母石，磚瓦，建築的三層樓房，內部完全用美麗的木料裝飾，屋頂平坦且有光澤，上塗石膏，以防風雨的侵蝕，水火更是無能作祟了，他們的窗子並不用玻璃來防風，最普遍的，他們都是用細紗布封到，或玻璃紙裏，然後用來裝窗子，既能透過充足的光線，又能拒風。

他們不論男女，都以農事為職業，他們很精於自己的職業因為一部份曾受過學校裏的農藝教育；他們都樂於從事農業實習，像喜歡作一個游歷那樣感到興趣，除此之外他們都學得一種特殊的好手藝，那也就是他們個人的專長的技能。他們學藝的門類約可分：羊毛織工，細紗布紡織鑲嵌石物，鐵匠，木匠等等。這些門類都大量的需要。工人他們永不會感到失業的恐慌。

**本刊投稿規則增補**

凡刊稿者，務請在稿末書明班次及真實姓名。至發表筆名，仍聽自便。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他們的服裝吧。他們的服裝是全国一律的。除非是分開男女衣，已婚服裝，未婚服裝，他們規定了服裝是一直穿到永久不變的。這種服裝穿起來很舒適，很耐穿，四季咸宜。他們每家自己縫自己家的衣服，但是同時也不得把其他的工廠就廢弛了。

女人的體力是遜於男子，所以如紡織毛和等輕工作都由女人去做；稍重一點的工作，都交付男人做，他們其中有的繼承父業，因為有着遺傳的關係。但他們如另外願意再學一種技能，那也不加限制的。

由地方的最高長官查核他們的工績，所以很少有懈怠不振的。每人都是兢兢業業。他們花一天的時光劃分為二十四個鐘點。（未完）

### 高材生問題的結束

本刊第二十期太湖欄內發表寒馬君的一作真高材生一文之後，二十一期又刊載靜君的一看過了「作真高材生」以後，於是接連着有寒馬君的一答看過了「作真高材生」以後，曉君的一作真高材生與辨論，勞觀君的一湖畔談筆戰，靜君的一再談真高材生，寒馬君的一答再談真高材生和炳君的一解釋高材生等等大文，陸續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各期發表，此外還有靜和君另外說位的太稿，還沒有發表。

本來這問題的核心，要是依據寒馬君在二十期上發表的「作真高材生」一文來看，僅僅在「高材生是否應名實相符」的一點。但是過去雙方的辨論都沒有集中在這一點上，許多都是出外生枝的話。而現在寒馬君和靜君的爭論點，又已經移到了「小氣了」的「氣」字應該用「氣」或「器」字的上面。自從靜君指摘了以後，寒馬君已經答辨了，而靜君自投來討論的稿子，確也有她的根據（原文未發表，另刊理由）。不過這問題，既轉移了方向。而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發表的稿子，如涼人君的「我夢說的幾句話」；笑君的「我也談談高材生」；李完白君的「一封公開的信」；龍龍君的「休戰論」；曉非君的「一場笑話語湖中」；候三君的一評「高材生」的筆戰等等，也都不是完全抓住問題的核心來討論。這個問題，似乎可以從此告一結束，所以也就一稿不發表了！

末了，我們要說明的：以後凡關於這個問題的稿子，除了有新發現以外，是已經決定一律停止刊載了！



# 民國學院院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刊行

第三十二年度  
第七十二期

國民學院出版部編  
每星期二出版

## 佈告

### 佈告 第 號

查新聞專修科畢業試驗及修業科學期考試舉行在邇茲特製定考試規程擬辦辦法公布如左凡願試各生除應遵守考試規則及隨堂攜帶學生證入場受試外並須切實遵照本辦法嚴格受試勿得違誤切切此佈

### 計開

- 一、考試時挾帶書籍抄件者初犯扣除外門分數再犯勒令停考
- 二、考試時翻閱談話屢戒不聽或有擾亂試場秩序情事者記過
- 三、考試時如有替代情事代考人及被替代者一律開除學籍
- 四、試卷需開者取消各卷本門分數

## 通告

### 註冊課通告

續字第 號

查新聞專修科畢業試驗定自本月二十四日起舉行業經布告在案茲特編定考試科目時間表公布如後望該班學生遵照為要特此通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新聞專修科畢業試驗科目時間表(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 二十四日上午八、三〇—一〇、二〇
- 〇 演修學科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 〇 演修學科下午一、三〇—一三、二〇
- 〇 實習指導二十五日上午八、三〇—一〇、二〇
- 〇 廣告學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 〇 新聞文藝二十六日上午

### 一九三八年法律系班友會通告

## 通告

為通告事查本會成立迄今彌月依照會章每月應召集會員大會一次茲經本會第二次幹事會議議決訂於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一時在第十三教室開全體大會同時舉行聯歡會并備茶點屆時希

全體同學撥冗出席同學中如有擅長藝術者即希準備表演賽實娛樂特此通告

## 校聞

### 焦教務長昨報告

一九三四年世界政治與經濟之回顧及一九三五年之動向

昨晨本院舉行本年度第十四次紀念週，由焦教務長主席，行禮如儀，主席報告一九三四年世界政治與經濟之回顧及一九三五年之動向略云：今天本學期的最後一個紀念週，在這日子我們應該結束過去的一切，而計劃一切的將來。現在中國已變為世界的中國，政治的動向，當然要受世界政治的影響，其次，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而以農立國的國家，現在的農村居然破了產，這當然也是受了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先說國際政治：(一)本月十二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通知日本駐美大使向美政府通告廢止華盛頓條約；(二)本月十九日英美日三國海軍預備會議，宣布無條件休會；(三)本年十月，馬尼拉案

發生，南王法外長同被犧牲；(四)蘇俄本年九月加入國際聯合會；(五)德國希特勒與奧國保皇黨爲總統；(六)七月二十五日總理遺囑；(七)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聲明；(八)反對中國與國技術合作；(九)反對棉麥借款；(十)中國不與各國有軍事協訂；(十一)日俄衝突，日漸緊張。

研究國際政治者，應特別注意以上數點，并應分爲：歐洲，有維持現狀與破壞現狀的兩個集團，遠東也是一樣有這樣兩個集團。

經濟經濟，自一九二九年，紐約起了天恐惶後，四五年間，尙未恢復過來；世界經濟雖然十年恐慌一次，但從無此次之普遍及長久，(言及此又驚英、日、美、德、各國經濟之現狀。)結論謂：在政治上，應歸到戰爭上，在經濟上，也歸到戰爭上。

明日(按即今日)爲聖誕節，各國對之較往年，當更熱烈，因爲到明年的聖誕節恐怕不難有現在的狀況了云。

## 大法三朱小村啟事

不慎於前日遺失零九四二號學生證一紙除向註冊課廳聲明補領外專此聲明作廢



稿投迎歡

## 烏托邦

Thomas more  
原 著  
(箱) 楊獻雲譯

每天做六小時工作，飯之前後各休息三小時。晚八時上床去作八個鐘頭的夢。

在工作 and 吃飯的空暇時間，他們如何地來消磨呢。他們並不浪費光陰，也不作無謂的喧嘩。他們

早晨都在與動物等尋覓他們與之所致之各種動物去習學各種常識。在飯後的點鐘作一種很有趣味的團體遊戲。如果是夏天他們就到公園去，冬天就在大廳裏開音樂演奏會。或者是種有意義的茶話會。

他們如有人想到其他的城市去會朋友，或者是去望望家鄉，那很容易蒙長官批准的。如果他們是有正當的理由，他們結隊登程由官府發給通行證，他們就可以出發了；並由官府予以載重牛車一輛，由一奴隸駕駛。他們在途中任何東西都不攜帶，實因他們也並不帶東西。他們是到處是家的。如果他們在一個地方盤桓一天以上的時候他們就各人貢獻出自己的技巧來從事工作，同行的人彼此觀摩並不以一窺家一視之。

假如他們犯了損壞疆守越界所行的罪狀時，官府予以嚴厲懲罰。如係累犯，則處以縛綁之刑。如有入膽敢竊檢遊蕩者，雖然得到了他父親和妻子的溺愛應承，亦是到處受人白眼，不論任何地方都找

不到飯吃。一直到他悔改前，履行懲罰的法條。那法條就是派給他繁瑣的工作，限他在晚飯前作完；假若接受了這個條件，並且作的善美，那他就可以恢復地位了。在阿瑪特讓會裏，前軍我已說

過，每年由每城選送三人參與會議。他們須具有一個熱心各地產業狀況的頭腦。把何物何物出產豐富何物何物缺乏貢獻給大會。然後把每城出產豐富何物，例如穀類，蜜蜂，羊毛，亞麻，木料，蠟，獸脂，熟皮，家畜，運到缺乏的地方去，彼此誠懇大量的供給，與需用，在一個極公平的原則，來交易。

他們用貨物換得的代價，並不是許多白銀和黃金，乃是他們所缺乏的貨物！尤其是鹽！他們並不以金，銀看作外國貨來流通使用。他們根本否定了金銀的價值，他們認爲鹹的價值高出金銀百倍。因爲人的需要鹹是和水，火，一樣的重要。他們認爲把金銀價格抬高的了人，早備瓜但是偉大的自然賜！好後慈祥的母親，預備下了許多湯需

的東面使得他的孩子們容易尋覓空氣，水，土，就是這處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一個個金銀珠寶無用處廢物了，祇認它是罪惡象徵，所以他們就犯黃金白銀來歸犯人的刑具了，以後凡似金銀的飾物就是莫大的恥辱刑具。

一九三四，十一月，十六，夜。

### 釋名實相符

侃侃

名者，聲譽也。實者，事迹也。相符者，二者合而一之謂也。聲譽與事迹相合，如出一轍然，可謂「名實相符」也矣。

古之百世流芳，萬古遺臭者，無不有永垂不朽之事迹表現於當時也。如大舜以孝名，即有五十壽父母之實以徵之；夏禹以治水名，即有十三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之實以徵之；管仲下之，如王莽以新漢位而得篡弒之名；董曹以挾天子，令諸侯而得好處之名；武穆以八千人拒金兵十萬，而獲「城山易城岳軍難」之名。……自

來名垂今者，其事蹟無不若合符節也。

節也。

泊夫今日，道體偷減，靡恥喪

亡，國傾家破，流若罔聞，而徒以吹拍為能事，標榜相風尚，金玉其外表，敗絮其內中；冠冕其文章，頹靡其實質；政事也，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至於精緻團結，埋頭苦幹，暫可置之腦後。教育也；同學與教師，乃交易之官事也；執政者之介紹耳。

言及情威之維繫，上愛與下敬，又屬有名無實矣。逡巡而思，不一而足，要之現今之中國，名不符實者過多，國家公務尚如是，私人邊堪論問哉！吾故作是解以自警世焉。

### 幼年的幻想及其沿變

炳

宇宙間一切令人不滿意之現象，幼年人總不會灰心，只覺着將來我辦法，常常抱着無限的希望。並且極富摹仿性。我將近十歲的時候，記得有人和我講「少林寺」的故事，那時候，我馬上抹掌伸拳想跑到一

少林寺去當官和尚，學幾套武藝回來，幹些……

看過了兩部偵探小說，又常常想有學飛梭走壁，將來學成了幹些……一刻不曾忘記的與刑人物一個是飛飛一個是李達對於他是無限的崇拜，將來學成他那樣的事槍弄弄，把現在一切不滿意東西都去殺掉他。總是覺着什麼都用不着，將來我自自辦法。

這樣的幻想，已經快有十年不在我腦海裏盤旋了。失去這種幻想的原因也簡單，大概是那年土匪式的軍隊，在我縣裏鬧了幾天，把我從前的一切希望都打消了。十四五歲的時候，最愛看紅樓夢十分羨慕賈寶玉的幸福，尤愛看賈賈平的小說，也想像做一個方式，固然寶玉的生活不是高學生所能做到的仙境。連張先生的方式也是始終成了我的泡影！到了現在，比較以前的智慧是長了，比較以前的希望可以說是大減而特減了，在前目空一切的眼光，現在看什麼，什麼都好，驕傲心，不知是因為什麼減下來的。

朱彝尊就是朱熹嗎？炳  
我一則不愛諷刺人，再則也不敢諷刺人，見到了一種笑話，老實想對人說說。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上海華通書局出版楊蔭深先生著的先嚴文學大綱第一卷我看牠的首一百照例是一篇馬路人的著作不特惟有我著的才什麼……我覺着這真是一個大文豪！翻到四十一，四十一頁裏面有「詩的編定者」一段說「朱彝尊更考國語左傳的遠詩證明古詩不是三千餘篇……朱熹這話說的很對」我看到這裏靜默了好久，想着宋時有個朱熹時有個朱彝尊為什麼他兩個能會變成一人呢。況且那洋裝輝煌的鉅書定價一元二角大洋又怎能會有差錯呢。

大概是楊先生另有根據，朱彝尊恐怕就是朱熹吧。

### 答幽默先生

謹啟

我覺得筆戰是一種無聊的事體，尤其是在本校院刊上，不應當有這種爭論發生才好；因為投稿者彼此都是同學，本當互相切磋，互相

照顧才對，何必因為彼此的意見不合而爭論，而諷罵呢！雖說是各人有各人的哲學，自己都認為自己的是對，然而並非自有公論，又何必作出那種強辯的說服的文章來呢！

本刊前兩期中，有幽默先生的「一篇幽默的文学作品」，（讀「對現代女子的一點意見」以後的感想）裏面鋪張的話，實不致當，我覺得彼此都是同學，而且才智後人的我，須要請同學指教的地方正多，又何必加上這一套幽默的措詞呢！

本來我本不想作這種紙上的麻煩，不過我的一對現代女子的一點意見——中有一現在我們從地獄裏昇到了天堂，數十年的壓迫，都一齊推倒，自發什麼舊道德，不必再去遵守，這幾句話令幽默先生留問，所以不得不向幽默先生有個簡單的答覆。

(一)「——要看現代的女子，和二十年前的女子比起來，實有天淵之別，以這種大名鼎鼎的職業，就算現代女子社會上的地位，算是進入了苦海，內地獄昇到了天堂，

數千年的壓迫，都一齊推倒，就站在快樂園中，突竟有什麼根據呢！——幽默先生的原文！——

這個留問，完全是因為誤解了地獄和天堂的差別，幽默先生認為地獄是絕對受刑罰的所在，那倒可以，認為天堂是絕對的福地，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地獄中所受的刑罰是被動而天堂裏的快樂，則須自動去尋找，其差別是天堂中已無地獄中的被動的刑罰而已！我所說的由地獄昇到天堂，是指形式上而言，要想得天堂中的快樂，還要自己努力去尋找吧！

(二)不遵守舊道德，又該怎樣呢？（幽默先生的原文）

這個問題，大概是沒有看清舊道德三字的解釋吧！要知「舊道德」并非指舊日所有的道德，而是指那不合時代的道德，如幽默先生所說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從四德，夫唱婦隨」等是。末了，我覺得幽默先生的那篇幽默文章裏的留問很多，為着避免這種紙上的麻煩起見，只好請幽默先生

生和本校諸同學再細看幾遍，別的不敢多說，就此打住了。

十二月十八日 千民大。

### 如此作家

獻雲

我和雨辰，三言兩語之後，遂成了「莫逆」，——暫且用這個字眼——我們第一次的談話，是討論「實施軍訓必須一律住校」的問題。我說我雖然早就交了宿費，但是還沒有搬進來，他說他的老婆，不久就要從四川起程，到北平和他組織小家庭，所以也是主張不搬。我正在「嘆吾道之孤」的時候，適逢同病相憐的人兒；同情心當然油然而生了。我們第二次的談話，是在課堂裏；他發現了我的座次，是在表上的第一名，他跳起了大指對我說：「你老哥名列魁首啊！」他又說了一些科舉的故事；我不免就認為他的古學「淵博」——暫且用這個字眼——了。他也認為我有些「酸氣」，於是我們就認為「志同道合」了。

有一天，我們打了半斤白乾，

酒過三巡，他開始了身世的述說：

「我的家道不好，但是四州的盛族；我的父親很氣為，但是在作着縣長；那個縣不大，但是二等縣；我家的地畝太少，但是打四千多石糧；我的夫人是黃臉婆，……但是她是四川著名大學的校花……」……「在這種險峰之下的我，只有呼，呼，的姑且聽之。

我對人，一向是願意給人以高興的。——也可以說是給戴高帽子；所以我說：「你的文章可起『八代之衰』，你的字遒勁而有古意」，雨辰張着嘴笑了，得意的顯出他的文章和大學來，很振氣的指着我說：這是怎樣的立意，那是怎樣的筆法。我只得裝着高興聽着。他四兩白乾的酒勁發作了，吐了滿地。我心裏想：他不是說可以喝酒兩罐嗎？為甚麼，這一罐就醉了呢。

「清早，我正在看書，他排扉直入。

「老楊，我們不要談於酒肉的朋友。」（未完）